
明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九十四

楊守陳 弟守阯 子茂元 茂仁　劉宣 子東監

陳音　吳寬　張元禎

羅玘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鄉人稱栖芸先生嘗誨守陳曰聖賢之學以精思實踐為要博聞强記輔此而已守陳受教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遭父喪祖父母繼殁居廬七年服除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錄成遷洗馬嘗進講武成篇因曰魯論稱舜無為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秦二世深居禁中委政內侍乃召望夷之禍明皇高居無為肆情嬖艷卒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二聖能舉相除去倖信明義憂勞於先故逸安於後後世人主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矣此聖狂治亂之分惟陛下留意左右聽者莫不悚尋進侍講學士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闋起故官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退處初嘗教習小內侍至是多貴幸者欲援之謝曰嫠婦守節頹老而改志耶孝宗出閣為東宮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

不錄守陳以為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咸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宮僚悉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左右言劉宣見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何敢望孟子然敢君一念異世同心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道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昔叅宮

傑伏覩陛下儼然端拱誦讀經書未嘗降一層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極論帝王之要道如凡理欲之辨何由明知行之功何由盡是陛下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至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題奏而已至諸司之典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至千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之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博也所得未深所資未博他日銳志少懈欲心漸萌今日

所行之善政安保其守而不變以順遵祖宗舊例開
大小經筵日毎御朝其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可
矣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尚有未
明輒賜請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
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
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
之文華殿後日令内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
陛下退朝來御悉加披覧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
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
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陛下之得於内者深而出治

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不當則許言官駁正陛下審擇而行焉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假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如此則視聽不偏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臣言迂闊但如近日之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臣調旨批

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大六若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陵夷刑禁弛解徭傜而財滋之民困而盜日繁到衙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願陛下虛聽而力行之帝深嘉納後累徵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由守陳啓之也尋以史事煩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脩事尉裘壽寧史館守陳嘗言績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

使當時朝政與死事諸臣皆闕畧無傳及仝蒐採補
可成書景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録猶書附郕戾王
宜改正留中疏多忠言正議當宣付史館疏具病不
果上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初守陳居喪時作
禮記周禮儀禮私鈔繼見羣經傳註多不合已意乃
作易書詩春秋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私鈔多先儒所
未發第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維立成化初舉鄉
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再率六館生伏闕訟
冤時論義之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撰
還陪京都會從兄宗蔭為李牧者訴遂欲芟逐守阯

乃以為南京侍讀弘治初以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御史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滽奏遣他官攝之守阯言當力救使還職若遽遣代則出獄無時貽書於滽極言其失人爭傳誦之十年大計京官守阯時掌院事上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于吏部又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俄頃易位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不應學士乃俛首聽考

況臣等所職講讀撰述而已其稱與否俱在聖鑒苟非其人立當斥黜有不待於考察者望特加優異示右文重儒之意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祉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兵部陳時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時會典猶未成衆議守祉纂輯精審仍留為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十七年以災異復偕九卿陳五事多施行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久之卒守祉為人篤實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文學行誼相埒其為解元學士侍郎

嘗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
守阯為位哭奠者三年子茂清以父任歷沔陽知州
有異政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郎中為人強直不撓善辨冤獄汪直之陷楊士偉也
急徵其贓僚友莫敢近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其上
出為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
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
大張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事奏言治河之役
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
色陰晦帛不能燃久之而祈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

目見異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大豈偶然乞召還興銳當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之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災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無庸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帝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于是興銳逮章劾茂元妄而帝又入外戚張氏言遂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想節乞歸奏天子還我楊副使比陛見茂先長跪不伏帝益怒置之詔獄罪將不測節乃遍叩中官備言父老熟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

著交論救刑部擬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中外交薦皆不納久之始起安慶知府歲祲奏留漕糧四萬石賑貸民德之遷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迥校勘錢穀因索賄茂元不予瑾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逐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俄遷雲南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數月改撫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子美璜以廕官南京中府經歷武宗駐驛南京江彬有異志遣校卒分守諸城門且索門鑰於中府美璜堅拒彬怒誣以他事逮下吏世宗立都給事中劉濟等白其狀詔復官茂

仁守志道六歲入小學客有指銅爐令賦者應聲曰範金以為禮然火以為用客大異之成化末舉進士歷刑部郎中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梁玘貪暴侍給事中鄒文盛往按之盡發其罪茂仁居官廉慎如其父兄終四川按察使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父坐罪謫戍盧龍卒宣時八歲能自奮於學暨長有司句補父役雖在行伍誦讀不輟邊地無師徒步詣京師問業值大寒著再頸絕道上兵邏救得不死或勸止休宣憤然曰吾不自力科第安所脫伍籍乎正統末也先假貢獻窺伺宣上書

言敵不可信宜預為備居數月果有土木之變從郡將守天津密贊戎事或請之逃或欲留之妻以女皆拒不聽景泰改元事定還獻文於巡撫郡來學來學大奇之曰子必為解元聞者咸笑其秋應試果首選比拆卷或以軍士欲抑之主司劉鉉不可竟置第一由是名斂起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寰宇通志成進修撰成化初直經筵秩滿進右諭德憲宗實錄成進右庶子彭華私憾李秉屬蕭彥莊疏劾宣不平詣華即面斥之曰李公正人君為此世且謂吉安恭對若君華何面目對士大夫華不能答宣坐是忤

當道出為南京太常少卿條上禮儀缺佚者十二事多允行宣以侍從出外凡十年不調無慍色十八年始遷本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教立恩洽士類悅服琉球遣子来學或言蠻夷子不足教宣曰彼慕中國而来烏可負也且不令輕中國耶撫之加厚生初以贄見却不納生請於朝得命乃受之居五年召為吏部右侍郎孝宗立轉左弘治三年擢南京工部尚書嚴出納剗奸獘償官逋數千而羨倍之部事修舉明年卒宣事母孝性耿介守禮熟本朝典故自奉至薄食不重味一衣四十年不棄雖與李敏省同江西人

孜省嘗密薦之而宣實不知李木嘗通問以是孝宗
更化凡經孜省薦者多劾罷而宣獨進秩正德中賜
謚文懿子東監守遵教正德初進士歷刑部員外郎
錦衣千戶王注殺人都督錢寧庇之莫敢問會東監
代署司事欲竟其獄再鞫之不至遂據衆證定罪寧
怒尚書張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韶咸危東監東監
稱疾不出論者由是重之尋擢大名兵備僉事改副
使嘉靖三年司禮中官賴義迎獻帝神主於安陸東
監與之爭公館義歸奏之逮下詔獄踰年謫韶州通判
累遷臨安知府未幾卒東監守正疾邪在大名芟淫

祠千數及被遠寓壽像長曰渠祠傷害民俗司教者之責也東監以罪行奸人必為報應之說以戒衆願力持之其東道不撓如此家居喜講學嘗受業於湛若水郡中多講學之會毎襆被往來風雨不輟其卒也年未五十同邑劉陽稱之曰先進有言呂鄧一變而至於道印山早勵名節至臨死不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印山者東監別號也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人淳樸遇人無賢愚貴賤輒傾盡慢之亦不殺然遇事執義萬夫莫撓也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

政略言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
間御經筵默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
陳欲望進益難矣願退朝之暇引儒臣有學行者賜
坐便殿從容咨論庶幾仰發聖聰有所裨贊異端者
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今所號法王佛子真人初
無寸長而名位隆峻賞予濫溢宜一切罷遣有請營
寺觀者悉置於法則妖妄可絕正道以明國家養士
百年得賢不易既已得之顧復棄置如致仕尚書李
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
當世所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於臺諫朝廷雖設

言官頗多緘默以有擯斥之辱也願召還判官王徽
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毋
死廷臣皆往弔獨翰林不往侍講徐瓊恐忤時謀於
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
何詞氣憤激瓊為愧沮秩滿進侍講直經筵汪直勢
焰赫其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收縛
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並乘墉呼曰爾何人
敢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
耶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為少戢久之遷南京太
常少卿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音貽書勸其固

辭吉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為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優經術士多游其門者然性健忘凡世故瑣屑及諸猥薄事皆不解故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為笑然不盡實也予乘舉人華進士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博學工文有聲諸生間屢試不利貢入太學御試不欲應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敦勸就試遂得舉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每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諫至理亂邪

延之際未嘗不反復開陳也宜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侍事間講讀寬乘其僚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不多於輟講之日也豈容復以他事更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倘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講明正道所得為多也帝嘉納之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弘治九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政事歷事府入東閣壽與誥勅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臣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祔廟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欲從禮議終以並祔為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繼室作配天子非子孫嗣位尊崇所生也惟李宸妃誕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為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為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

從他日大言且爭之曰吳公科第年益聞望皆先於還而遂越資居此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還引退舉寬自代求不果用中外皆為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始願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擬被旨勉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奭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子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寵利所在退避若有所畏於書無不讀詩文爾雅兼工書法生平重倫理篤恩義有田數頃皆以租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遘疾京師還至邸旦暮視之恩死為殯衣衾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其子

稱貸歸喪寬命還所貸自贖之一時稱為長者必推寬卒之日士大夫莫不慨悼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異之命名元徵既而為巡撫韓雍所器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居數月上勤學聽政用賢厚俗四事略言經筵之外宜日御文華殿召詞臣分番進講於焉因而驗之身心推之政事以立為治之大原而午後則披覽章疏次日召大臣面議而親決之清晏之暇并召庶僚逮訪時政俾各攄所懷如此則下情畢通

事無巨細令之大臣多不勝任請令廷臣雜陳其賢否陛下令公議而去留之然後命留者甄察其屬吏而監司郡守付之內閣吏部審其進退則百司庶職庶幾得人至于給事御史官秩雖卑權寄實重令吏部選授但取言貌一何輕也乞令兩京科道互相彈論以俟退黜而博選內外剛正敢言者以補之然不責委之大臣蓋大臣恐剛正者指其瑕疵必將薦引側媚柔輭之人人情既感其恩孰肯復言其失此正古者大臣不舉臺諫之意也疏奏不省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求令引疾家居嘗建一莊以其租濟族

業貧鄉民而官紀其籍講求性命之學四方多從游者閱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而非大有為之主也臣伏在田里側聞陛下穎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乃邇者頗聞崇異端發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臣願陛下力行者有三曰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而已其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四年實錄成還南京侍講學士尋以養母歸十六年修會典召為副總裁帝重其名至則進學士

充經筵日講官意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將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還南京太常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為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仍充日講官兼侍東宮講讀十七年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讀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善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有意大用之無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勅元禎素有盛譽家食既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其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忌其來已正遂騰謗議南京言官不察交章論劾元

禎亦屢疏乞休禎大學士劉健力保持之已而健去俟元禎亦卒天啓初追謚文裕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博學好古文務為奇奧年四十尚困諸生輸粟入國學時丘濬為祭酒議南人不得留北監玘固請系三受扑撻不已濬訾之曰若識幾字嘸彊乃爾玘仰對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乃姑留之識其名嘗往他日試以文大驚異命作長安賦益嗟美自是更為知己成化末領京闈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益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據高樹或閉坐一室瞑目隱度客有竊窺者見其形容

反稿肴死人氣為却走然自此文益奇變出流輩琚亦學自負顧尤矜尚鄧義臺諫以狀知州劉遜盡下獄玘言當復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具識大臣之以賄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玘上言曰大臣者所以表正百僚風厲天下者也今若此固宜悉寘重典然其人多尊官顯位自天下及四裔仰望然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將啓遠人慢易朝廷之心此大可憂也人情窘急則必思所以自免又將乞哀貴戚近習之門是一李廣既往而數李廣復生更大可慮也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

攻摘且玷終身臣愚請陛下免令持名惟降勅容諭使稍疾引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為朝廷羞而仕路亦清於是南京科道楊廉洪遠等交章劾玘蠹言亂離且言尚書屠滽向昂必不可不去帝不問其後以天變黙然大臣竟如玘言秩滿進侍讀李夢陽下獄玘富壽寧侯託肺腑陛下當有以保全之夢陽萬一不保滋為侯累帝深納焉正德初遷南京太常少卿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不能正救瑾東陽所舉士也貽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籍示絕其徒鄧不撓如此進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尋署國學及通政司都

堂隸免役銀斥公費創吏舍新庫閣還事嚴謹條屬吏憚時畿輔羣盜縱横而皇儲未建玘疏論激切且侵及執政者七年冬考績赴都遂引疾致仕歸寧王宸濠慕其名遣使致餽玘避之深山及宸濠叛玘已病猶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嘉靖初賜諡文肅學者稱圭峰先生

論曰儒者之言每蹶於迂闊為所厭聞然講筵啓沃陳善格非非其道莫敢以進也楊陳吳張諸子其殆庶幾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九十五

徐恪　朱瑄 潘禮 張擴　羅明 邢袁 王沂
張䎃　王霖　楊峻
李介 子昆　張錦 楊鎡 熊懷 魏紳　周孟中 劉杲
徐鏞 李昂 張瑋　韓鎬　朱欽
林元甫 子有孚 有祿　黃建 從子有年　張賓 泰崇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中官欲出領抽分廠恪與同列疏爭中官怒請即遣
恪等往將撫其罪既而無所得乃已出為湖廣左參
議遣河南右參政陝西饑當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

請輸直上下稱便弘治初歷遷左右布政使歲王府
承奉司違制置吏恪革之王怒奏恪侵侮孝宗直恪
貽書誡王河徙開封有議遷藩府諸司許州者恪陳
其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自
昔有天下者常輕東南重西北不知秦項梁唐龐勛
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遂成大患今東南民力已
竭加水旱洊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之地陛下可
不體天心寬民力哉伏見近遣內臣往司織造乘輿
服御所用幾何而工役科斂勞費無紀禁闈近侍地
勢尊嚴有司趨承惟恐或後一切供億悉出民膏陛

下春秋鼎盛方當躬節儉以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
故困東南之赤子乞召還內臣并勅撫按諸臣加意
拊循庶變異可弭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
致祭所過為民患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
位又復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汰冗官清賦稅禁
料擾定贖例革拘分數事多議行其年冬光州商城
羅山星變恪引咎自責因言河南濟饑之餘民困未
蘇今開封廿四州縣有河決雨雹之災地又數震方
冀省刑薄稅綏靖斯民而督運之命遽下所徵千萬
餘石其間多有已被恩蠲者不知艱難待盡之民何

以堪此帝感其言多所蠲豁御史李興請于鄖陽别設三司割南陽荆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之恪力陳五不可乃止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蠹及為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于是宗人多不悦永樂義寧二王遂訐恪減禄米改校尉諸事帝遣給事中李漢等勘之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之忿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勅切責命湖廣巡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聞恪當去為之罷市泣而送者夾道數十里不絶屬吏以羡金三千為贐恪揮去且自責曰吾乃不為人所信如此既抵湖廣

值興王就國安陸其中使携鹽數百艘抑賣于民民大擾恪捕治其爪牙鹽阻不行其黨遂密構于帝居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雖不肖生平未嘗有所攀援今日恩命出臣意表臣義不敢干清議速官謗請賜罷黜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濫索工匠者悉執不予怨言婁聞不為動久之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且卒戒其子勿請卹曰吾受國恩深未有以報勿重吾過朝廷聞賜卹如制恪性嗜學居官砥節奉公苟利于民必信其志婁條列利病每一疏出搢紳傳

誦焉

朱瑄字廷璧鄞人成化五年舉進士即奔祖母喪三年不至城市既終制謁選知府贐以白金瑄辭曰筮仕方始公宜有所激奈何横賜及此知府為改容授工部主事督通州倉権蕪湖関積羨皆無所私以兵部郎中分賑陝西鳳翔活饑民數萬出為河南左叅議轉右叅政撫輯流庸復業甚衆瑄以河南地多平陸踰時不雨即赤地千里因考求古蹟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南陽召公許州秦祇諸渠懷慶方口汝州䟫陂諸堰及他舊陂皆可濬治白巡撫徐恪以聞

勑瑄專董其事瑄乃隨在置牐蓄州豪右兼并者悉
釐正水利大興進右布政使河決張秋丞都御史劉
大夏檄共築塞黃陵岡口河患遂息弘治八年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濬三江下流以殺湖水疏盂瀆
諸河通濬自蘇州至崑山經沙湖舟多覆溺盜賊出
沒瑄為甃石作長堤樹栁其上太倉鎮海二衛軍民
雜處難治建議置太倉州嘗上言蘇松常杭嘉湖六
府租當天下百四十府賦額宜倍加寬恤減歲辦雜
徭使盡力南畝供租稅瑄興利除害實心幹濟所至
皆有功德于民性貞介有守有執政者索夫船運土

築堤治兵壯瑄拒之曰歲饑民困雖朝命猶將爭之吾能媚人耶居三年得風疾醫言須鹿血和藥有獻者瑄破斗取血傾足即還之病愈懇乞致仕生平不言財利歸之日饔飧不給都御史王璟以賑荒至餽米四十石瑄謝曰方賑饑民寧及餓官乎固予卒不受有司欲為樹坊瑄恐煩民力辭之市兒剪紙錢為戲旁一兒曰朱都堂不愛真錢何事假錢耶家居七年中外交薦而瑄遽卒家人不能具殮至稱貸畢事馬孝宗朝大臣清節最著有歸德潘禮賈鵬張撫禮字嘉會天順四年進士由戶科給事中累遷太僕寺

卿進工部左侍郎皆督易州山廠薪炭故有贏利禮一無所私朝議嘉其廉故領廠事最久比解任敝衣之外圖書數卷而已家居盜入其室僅粟數升盜驚顧叩頭曰使在官者皆若公我輩敢為盜耶禮飲之酒皆太息而去正德初巡撫韓邦問奏其清節有詔慰問有司月給米三石撫字世安成化中進士歷刑部郎中凡大吏有犯他曹莫敢決者以屬撫無不立剖弘治時積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武宗立乃罷撫持身清苦終身布衣蔬食所得月俸嘗寄之公帑一室蕭然妻子不免寒餒撫亦不顧也顏尚矯激行事

或不惰李東陽稱為一節之士云

羅明字文昭南平人成化初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浙改按廣西時密詔鎮守中貴黃沁貢翁鳥明抗疏請止之還掌河南道事帝嘗範白金為真武像遣中官送武當山奉祀明率全到疏諫又以災異陳修省事宜言鑾輿游幸南城西苑賜賚無度非敬天弭災之道禮部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得罪久廢中旨起官南京明等與六科交章言不可帝不納遷陝西副使撫治漢中地多深山茂林為逋逃藪明奏設白河縣安輯之內艱去民遮道泣送服闋起故官擢按察

使歲饑列上救荒十二事多允明遷雲南右布政使
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弘治初明言近鎮守
分守中官競尚貢獻名為採辦實剋軍資或巧奪番
人犬馬珍玩萬里遠輸公私重擾陛下登極詔書盡
已停罷而此曹貢納如故乞嚴禁止帝即從之甘州
城北有湖數千頃多草舊聽軍士採取後盡為中官
武將所據軍無所得利則多逃亡於是遞馬價及草
束皆累見戶代償明請量給諸臣餘歸之官募人採
草以其銀償遞卒之明官陝久熟知利病所張弛及
進退邊將皆協輿論又請增貢士額製古樂舞器以

務文廟俗樂遂人益善之二年冬召拜工部右侍郎未閒命卒仝時為巡撫者邢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初進士知獲嘉縣民狡獪多盜表專尚德教均徭賦復流民千七百家建社學訓子弟久之盜賊衰息治行聞賜勅命尋擢知彰德府坐與王府爭事謫衛輝並有善政歷四川左布政使歲災大發廩賑貸全活數萬人茶課逋者三百餘萬斤表言宿逋難追請斤徵銀一分充松潘餉從之弘治三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屯卒患凶年追呼率棄田不耕表與卒約沿邊閒地任開墾課耕不課稅行之二年得羨

乘數萬石尋卒家無贏貲王沂字希魯武進人父與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肅沂登成化十一年進士歷禮部郎中西域貢獅子希重賚又有貢刀劍數至二萬者沂言是求且無厭宜損其賜直因定數以上帝悉從之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時賦役繁重沂力為裁損滹沱河溢壞真定民田廬築堤捍之奏免雜辦二年民賴其利而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襄城張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弋陽鄭齡皆起進士有政績聞於時

張鵬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早有志尚從河津薛瑄游

以舉行聞鄉里舉成化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見其鄉邊事日殷水旱饑作因建言八事多採
納遷太原知府大得民和賜誥旌異秩滿巡撫邊鏞
請增秩留任乃進右參政治府如故又三載改左還
治司事旋擢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六府影標行槖素所至務惠民在廷咸知
其賢故浹歲再遷遂為巡撫既抵任以所部多盜難制
下令府縣治塹築牆禦盜使不得入即入亦易獲由
是版築大興民頗怨讟中官蔣琮出守南京道其地
以聞乃召為戶部右侍郎後遂罷居三年謝病歸卒

築墻之役當時見煩擾後行旅由其中者盜果不敢犯繼者因而修之而蒙其利云

王霖字景明上海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屢辨疑獄為侍郎王恕所知有能聲出為黃州知府俗健訟霖善斷決訟為衰息境素有火災及虎患江水嘗暴溢壞民廬至是咸不為害民愛信之居九年賜誥旌異累遷江西按察使弘治初恕掌吏部用霖太僕寺卿霖以馬政廢弛條上十事行之宿弊悉釐馬漸蕃息畿輔山東河南積逋課馬至萬餘匹民艱于得馬久不能償霖請令折價公私便之

尋用荐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歲旱大饑霖妥疏乞免漕糧臨清閘税請改徵米濟賑又請募隣境富民輸粟授冠帯及散官聽臨清德州旁近民赴倉受米先賑貸而後平糴帝多報可霖簡廉能吏計口分給流聚城郭者賁糜食之病予之藥死者給櫬自五年至六年秋先後發米二百七十六萬石銀三十七萬四千兩有奇活饑民二百六十三萬餘人流移復業者萬三千八百餘户召拜大理寺卿毋憂以毀卒霖為人務和厚所與交無不歡洽雖輿隷亦鮮有怨之者故剔歴三十餘年所至皆得美譽焉

楊峻字惟高進賢人成化二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有治行徵授御史清軍湖廣摘奸發弊吏莫能欺先是天下衛所有三戶充一軍者軍既積功授官役勾貼戶補其役民間苦之以峻言除其制擢廣東僉事歷浙江按察使有報父讎論死者峻嘉其孝辨出之進左布政使浙江舊不制巡撫總兵官凡軍民大事率布政使任之峻盡心規畫庶政畢舉鎮守中官恣橫峻面數其罪取鐵絙欲與駢鎖詣京師乃稍斂戢巡按御史屢薦稍遷南京光祿卿上供器物定制外悉從減省故事歲進酒十萬罌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多

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宿弊始除嘗建言請倣唐
宋之制令宗室將軍中尉子得充諸生應舉登進士
者除王府長史鄉舉除授審理吏部謂非祖宗立法
意格不行峻性端嚴未嘗悅人以辭色人亦多不悅
之以此不獲大用弘治十六年致仕去所居與縣治
鄰家居十年足未嘗一涉其庭親終廬墓至老生日
不舉宴服食儉素有人所不堪者篤於故舊盛衰如
一鄉邦重之子二和四川提學副使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
史巡鹽兩浙力袪宿蠹豪猾歛手還掌河南道事司

諸道章奏十五年以四方災傷率全列陳時政請蠲
兩畿山東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逋租及所
貸錢穀申禁權豪家毋侵奪民產遣官清天下刑獄
因劾尚書楊鼎王復薛遠侍郎錢溥宜罷帝多採用
之介號敢言遇事不可輒率全列論奏忤帝意兩梃
于廷卒不悔九載滿擢大理丞進少卿弘治改元遷
右僉都御史代張錦巡撫宣府尋召佐院事四年以
母憂歸帝虛其位以待終喪還任歷兵部左右侍郎
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連營三十里邊臣告急命介
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畧之比至寇已退乃

大修戎備清軍士爲私家占役者得萬二千人復召募萬五千別爲營伍選將訓練大同舊有官田萬餘頃分軍墾種收其租謂之牛具錢至盡爲勢要所據而軍以追賠馬價艱窘悉苦介悉還之軍以其資爲馬價費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邊備漸飭而得疾遽卒贈尚書介通達政體處事嚴密慎取予其卒也家無餘資士論以爲賢子昆字承裕弘治初舉進士歷禮部主事中官何鼎建言下獄臺諫救之咸被責昆上言頃言官論救何鼎陛下非惟不聽其言反詰所從聞臣竊以爲過矣夫鼎近臣也而直言

之禍如此況殊遠者乎科道言官也而不得其言如此況他官乎當求言之日而進言之難如此況平日乎苟言官喪氣萬一有事關廟社誰復履危為陛下言者乞納其言宥昂不罪帝聽父憂歸起改兵部帝將建延壽塔於城外昂又疏諫正德初羣小用事昂請黜邪杜進忠直杜宦戚請乞節中外傷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吏得庫中遺篋袞以送昂昂不受會衆啓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素郤尚書劉宇以事見忤宇誘于劉瑾遂貶知解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略哈

參兵部尚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坐徵下吏

法司言昆敎劾力設謀力遏强寇功不可掩帝不從

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復官巡撫順天尋召為

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

昆承制曲赦之還請收卹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

遇疾歸久之卒昆居官廉靜其位與父同名行亦相

似

張錦字尚絅岷州衛人初為僧已為道士久之讀書

始易儒冠習舉子業邊人皆笑之錦力學不怠數年

友重廉節儼然儒也舉成化五年進士岷州之有進

士自錦始試政刑部有富民坐法當死權貴為之地錦不可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勤敏彊幹尤精法比錄因山東疏理冤滯號平允進郎中出賑真定諸府饑平糶勸分錙銖負券婚嫁給牛種掩道殣尤不給者焚粟食之築行唐隄千二百丈以禦水災塞棗强武邑民之被誣為盜者時論翕然稱焉奉命偕中官尚寶勘方山慶成二王府大獄具實論報不為勢撓擢大理寺丞再出治岷襄二王府獄累遷右少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張成楊聰參將紀律等不職劾而寘之法嘗登陴見一武弁家亭榭甚麗

悖問之其家立撤去還報稱至守將請發禁軍孝宗遣中使詭議錦言冠騎出入無常但堅約束嚴斥堠冠自無患禁軍不必遣帝從之竟亦無他請定天下武舉歲貢額著為例父憂歸弘治四年起撫保定未任改刑部左侍郎安遠侯柳景為都御史秦紘所劾贓鉅萬屬貴倖祈免錦卒論如律久之以繼母艱去服闋遇疾請告卒於家錦後為侍郎有聲者有儀封楊鐩豐城熊懷曲阜魏紳鐩字文峯錦同年進士知崑山縣治最徵拜御史歷大理右少卿弘治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鐩持身端慎為政務嚴肅下不

敵欺勢蒙侵據屯田墾而還之軍者千有餘頃在鎮
五載邊備修舉召還贊臺事廷臣推謚佐工部爲諸
御史奏留已進左副都御史十一年遷兵部右侍郎
卒懷字性安天順初進士由刑部主事知廣平府擢
蒙强興水利賑饑荒治爲畿輔冠比去民爲立祠歷
廣東左布政使懷廉重寡言笑薄嗜欲言論侃侃所
至號稱職爲吏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刑部缺左
侍郎恕再以懷名上又屢推爲巡撫皆不用恕怪詢
其故當軸者應曰我素不識懷何如人蓋懷篤行自
守未嘗通問政府也久之始遷南京光祿卿尋進南

京刑部右侍郎致仕紳字廷佩事母孝母沒廬墓三年成化中舉進士歷刑部郎中雅有器局尚書何喬新薦之擢南京大理寺丞讞獄善駁正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祲奏減田租四之一築偏頭關迤西邊牆四十里增墩堡五十餘又拓寧武關城創營舍二千檄募土兵實之久之進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歲大饑議止織造省力役督有司力賑濟武宗立召為刑部右侍郎卒

周孟中字時可廬陵人年十六侍父詢分教峽縣問學於鄉先生王鈍慨然有求道志舉成化元年鄉試

下第歸提學僉事潮陽李齡葺白鹿洞書院延主教事取朱子學規程端蒙董銖學則嚴課之士知信嚮五年舉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聚徒授學爲尚書崔恭所重遇考察多所咨決擢福建提學僉事弘治初歷陝西提學副使孟中兩督學政以正學取士士皆嚮風就拜按察使貞憲飭紀嚴而不苛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李情等交薦遷浙江右布政使未幾改廣東左布政使中官採珠者歲僉大户解納輒肆朘削盡籠商賈之利孟中曰我在敢復爾耶即移牒詰之曰珠誠難解者可送司附貢物以行吾民不堪侵虐

即不穫命當具以實聞中官氣沮而止民嫁娶後期喪葬不舉者皆有禁風俗為變治行冠當時十五年入覲吏部特請旌擢而孟中堅乞骸骨帝嘉之命以右副都御史致仕卒於家孟中之學本於主敬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因號畏齋生平落落寡交游所與合志者羅倫陳獻章胡居仁周瑛張元禎數人而已仝時長洲劉杲字世熙由進士累官四川僉事修都江堰興水利遷湖廣副使朝議括流民戍邊所在洶懼杲急白上官驗文引及生業以定去留民乃安三遷江西左布政使天下朝覲官劉瓘

皆要重賄某故無所責力拒不應士論稱其剛正瑾
詠某以時望當遷擢力丐罷吏部言某歷職廉勤甘
於恬退宜褒以風世詔進秩如孟中
徐鏞字用和興國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巡通州倉念漕卒困搭剋為定收納常則奏之著為
例時濬大通河鏞獨疏言不便既而漕舟果不達巡
按福建振肅風紀上疏言所部星變地震歲旱海溢
災變非常而歲貢魚鳥花木大擾民間請賜減免福
州建寧二府歲徵礦銀萬三千餘兩民力絀不能辦
乞停罷福建僧田一寺或至萬畝而貧民無立錐地

請自五百畝以上收其半以業貧民鹽場諸使舊獨不給俸宜如例均給詔賞物如故銀錁汰十之三餘從其請十九年與全官劾罷兵部侍郎李敏遼東巡撫王宗彝太僕卿楊繼少卿霍貴頊之後與同官劾汪直八罪並及其黨王越陳鉞戴縉張鼎吳綬等諸人遂得罪明年正月帝以京師地震下詔修省旋復舉慶成宴鏞以為非上下交修之義與全官何琮請罷之帝怒命錦衣衛執訊謫鎮原縣歲饑言於上官移民就食又禱於神請罰止其身勿為民咎修倉舍得容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賙貧乏代流亡輸逋課多

復業者調煩臨漕父老泣送之弘治初用薦擢淮安
知府歲祲民饑鏞亟修雜賑法循行鄉邑勸課農桑
歲稍豊稔窮民無告者勸富室助其婚葬學校圯葺
而大之淮故有廣盈倉歲收粮止四五萬石而設監
收内官二人鏞疏乞召還不許歷遷河南左右布政
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
府鏞守淮時素知漕政之弊於是劾貪墨懲奸蠹軍
民胥悅僅數月卒淮人祀之先鏞督漕運者仁和李
昂景州張瑋昂字文舉景泰中進士歷青州知府墾
田五千七百餘頃賑饑民百二十萬人流亡復業者

五萬三千家秩將滿民狀其善政三十四事詣御史乞留已遷福建參政去民思之不置生為立祠歷山東河南左右布政使成化末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境内盜起立營堡練民兵數有斬獲悉屬吏政弛概以法痛繩之頗興謗議弘治二年改督漕運踰年罷

璋字汝器成化初進士擢御史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弘治改元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中官武將多侵據屯田私役健卒璋奪田歸軍勒私役者還伍部内肅然尋代邵督運生平端謹自守不求人知獨為王恕所器重歷官清苦不殖生產致政歸卒

韓鎬字民瞻盧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給事中弘治初遷浙江右參議歲饑金華衢州尤甚貧民奪富家粟盜乘之肆掠鎬聞即抵義烏招之知縣諫毋輕脫鎬曰吾籌之熟矣遂夜行先遣人諭之曰汝輩苦饑耳何罪吾來將賑汝宜速解散否則且剿滅不分饑民與盜也聞者感悟比明悉遁去鎬乃命發粟賑濟嚴立保伍相司察所部晏然進左參政寧紹台溫四府濱海歲輸粟數十萬石於海下倉而鄞縣糧長作奸詭稱出洋遭風覆沒還徵之民弊已積年鎬廉得實痛懲之遂絕進右布政

使海鹽捍海塘崩者數千丈衆議築之患無所得費
鎬曰此易辦也塘雖圮石固在今粮長應追餘價銀
數千兩令修塘一丈準銀若干田當其衝者亦令若
干頃修塘一丈粮長若輸銀誠得修築則粟帛雜貨
咸足雇役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改
湖廣左布政使中使往來者多携私鹽抑賣行戶索
厚直或至破家鎬下令和買民賴不擾十五年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命甫下遽卒鎬有膽識敢任事
所歷有能聲時語政事者必推之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早師事吳與弼以學行稱於鄉

舉成化八年進士授寧波推官治行最徵授御史出督漕運巡按河南清軍廣西並著風節弘治中遷山東副使歷浙江按察使欽清望夙孚屬吏聞聲斂戢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僅六人而欽與焉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政使武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謫道死欽上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為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銜之時欽以山東民俗好酒淫酗廢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

魁恣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有隙乃已會有中使入境不得酒歸言於瑾瑾使偵事校尉發之欽等三人俱被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而瑾憾欽未已摭前湖廣時小故下巡按御史逮問俄坐山東勘地事斥為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輸米六百石塞下又坐撫山東時以民夫給事尚書泰紘家下巡按御史逮問瑾誅乃復官久之卒興鄉之門以宦學顯者欽為稱首

林元甫莆田人初名壽長後以字行更字秉仁舉成

化十三年進士吏部尚書尹旻偉其貌授工科給事中上言令進士限三甲未足盡人才宜倣宋制增四五甲以任學校之職帝是其奏舊制時方受命冊封占城遂罷不遣已復言事忤旨與蕭顯等六人除外任而元甫適遭母憂得免及還朝旻猶在吏部庇之調南京再以父憂去服闋赴都而孝宗已即位留任禮科累遷都給事中弘治五年土魯番貢獅子元甫率仝列上言西旅貢獒召公以為累大德務王受白狼白虎荒服因而不至人主好尚胡可不謹今受蠻方猛獸陳之廟堂不可以備儀衛驅之戰陣不可以

篤兵車猘性不革食惟羊是嗜余何以有用之牲飼無用之獸不聽汪直王越謀起用諫止之明年災異求言應詔陳七事請汰傳奉冗官減齋醮及游觀浮費釋謫戍御史彭程施京邑係役償光祿積逋市價禁考察黜官妄訴發帑賑山東兩畿饑民因劾都御史劉璃張瑋等六人不職帝多採用出為山東左參政時所部告凶而有司議徵民賦石加五升併賑元甫以為病民止之德王妃薨欲大治塋域元甫不可王中諭再三元甫執愈堅乃易他人董役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

亂督將士討破之蜀歲輸松潘餉經番中撤為邀奪副將韓雄禦之失利將卒多死廷議以元甫兼將署調貴州踰年又調雲南正德改元得疾三疏乞休卒於家元甫居官廉為人孝友恥言人過失僚友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人知也子有孚進士授御史嘉靖初給事中鄧繼曾直言下獄兩廣總兵撫寧侯朱麒有罪被劾帝不問有孚抗章論之官終南京右副都御史從子有年有祿皆舉人有年歷官御史武宗遣中官迎佛烏斯藏有年疏諫逮係詔獄謫驛丞終衢州知府母死廬墓火至反風鄉人稱其孝有祿

累官安慶府同知宸濠反與知府張文錦戮力固守有功終夔州知府元甫同邑黃捷字汝器成化初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遷浙江叅議奏罷溫處二府銀冶改官雲南廉核屯粮武臣不得侵盜歲輸以足累遷貴州左右布政使卒捷為人木訥簡朴而有雅量初在浙江以失文牒為巡撫御史張文所劾坐是久不調後蒞貴州文適謫為其司照磨初不修郤反力慰薦之人以是稱捷長者

張賓字廷賓單縣人成化十三年進士除睢寧知縣歲大水不待報發廩賑饑較戶貧富第徭役民服其

平御史張滙行部至民狀寶善政將入陳遽為寶所
見取而裂之御史疑民訟寶召訊故始嘆異稱其賢
改補金壇歲亦大水以全災報巡撫怒遣他官驗之
言災及九分坐誤報罰粟句容有冤獄久不決因訴
於上官願下寶治上官曰彼非我屬也因頓首言非
張金壇誰不受錢者上官為轉檄他司下之果得直
課最徵為御史覈寧夏餉巡山海關按真定諸府咸
有風概弘治初南京御史與中官蔣琮互相訐諸御
史皆下吏謫寶率全列極言刑政失平因劾琮帝不
聽尋出為湖廣僉事有知縣以佞得巡撫歡後被訟

巡撫下賓治屬曰此賢吏訟者宜罪賓竟寘之法政
山西僉事太原城北廣袤百里無水賓為相地擇井
王府人暴橫劾之始不得逞民咸德之遷浙江副使
代其長入覲仝列言君無所貴何以見朝貴有鄉人
為所部知府因有所獻賓不納垂橐而行擢江西按
察使巡按御史喬怒方嚴能斷三司畏之果謂過甚
賓獨以常服見或止之賓曰此命服也如覲天子又
當何如耶每見御史請事必坐而盡詞御史不悅或
以為言賓曰吾向亦為御史又數歷監司體當如是
可枉也求媚我布政司林泮謁御史而趨賓急止之

曰公論伯也何可效驛吏其伉直不回皆此類也正德初入為南京光祿卿大理卿缺廷推賓劉瑾惡賓不通問遣中旨罷歸家素貧及卒至不能舉殯全邑

秦崇字智崇天順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憲宗嗣位上言今南京及邊鎮皆有文臣參贊軍務何京營獨委武臣宜簡大臣一人共事格不行又陳徭役失均鹽鈔為民病及諸邊文武不和數事並見採納成化元年戎縣小都掌蠻叛四川貴州守將互奏失機遣崇及御史吳琬往勘之諸將懼罪并力四川鎮將芮成進行納谿貴州副將李安進行永寧皆會于江門

令將收之錄功崇及堁俱增俸二級再遷都給事中
崇在兵科十年隨事論駁外戚會昌侯孫繼宗既總
京營兵復敕其子錦衣指揮贊理衛事崇言不可使
兵權萃于一門帝為寢前命督漕總兵官楊茂奏將
表佑無功進秩劉聚求伯爵崇偕疏爭不納又奏言
邊軍最勞苦而月餉給鈔皆散惡僧道齋醮顧賜金
帛此所謂舛也請捐祈禳費以厚邊卒內府工匠及
四衛勇士濫授職官武官輸粟者寵以世襲且令援
任皆非制宜罷京師及四方新造寺觀宜盡撤燬士
女毋聽出家章下所司惟令輸粟者止襲二輩餘不

能從也累遷南京太僕卿弘治初言揚州廬州舊養官牛二萬頭請止留十之一餘悉易貲輸官民以為便改應天府尹崇直勁有執微傷粗厲然慎持清節卒之日遺橐蕭然僚屬賻之始克殮

論曰當孝宗朝士風醇茂一時縉紳大夫咸尚廉恥矜道義彬彬乎有慶曆元祐之風焉如徐恪以下諸人大率貳列書撫藩服其才猷操行並表著當時蓋儼然王國之楨矣可不謂盛歟